

舟山诗话

诗中浩荡春风软

□刘辉

春分三候：玄鸟至、雷乃发声、始电。分者，半也，每年阳历3月21日前后，太阳位置在赤道正上方，昼夜持平，所以叫“分”。古人观日月制历，设此日为立春与立夏之间九十日之中，故曰“春分”。是时燕子（玄鸟）归来，天气持续转暖，春意始盛，对此感受，古今相同。昨日正是春分日，今天我们来一起阅读清朝舟山第一位进士陈庆槐写春天的诗。

先读一组《春日家园杂兴》八首：

忆别京华岁月侵，偷闲暂此涤尘襟。锦堂珂里浮云事，乔木萱花爱日心。有味汉书聊下酒，无弦海水自鸣琴。故园佳境知多少，手劈瑶笺细细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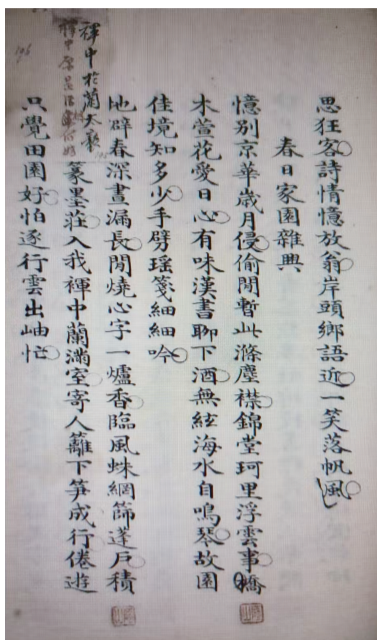
地僻春深昼漏长，闲烧心字一炉香。临风蛛网筛蓬户，积雨蜗涎篆墨庄。入我禅中兰满室，寄人篱下笋成行。倦游只觉田园好，怕逐行云出岫忙。

山绕村墟水绕城，野人家住小蓬瀛。便从海外留文字，更向田间课雨晴。带犊佩牛非得计，枕流漱石亦狂名。不如安我居乡业，乙夜观书卯出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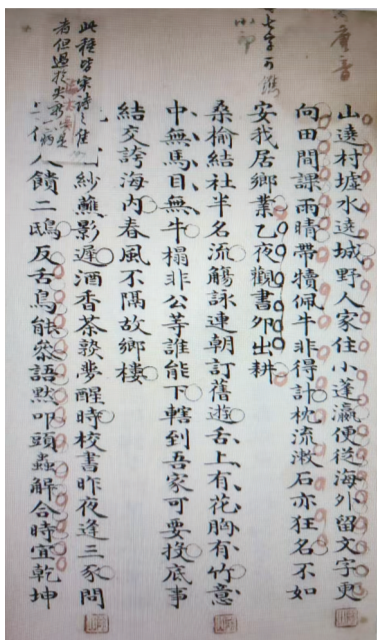
桑榆结社半名流，觞咏连朝订旧游。舌上有花胸有竹，意中无马目无牛。榻非公等谁能下？辘到吾家可要投。底事结交夸海内，春风不隔故乡楼。

晓日窗纱蘸影迟，酒香茶熟梦醒时。校书昨夜逢三豕，问字何人馈二鸱。反舌鸟能参语默，叩头虫解合时宜。乾坤俯仰多余地，莫作蓬蒿与蒺藜。

踏青信步出溪桥，蜡屐囊裳托兴遥。取友无心待琴剑，谋生有术问渔樵。一身宁作道旁李，万事莫



稿本 陈庆槐等手迹



稿本 张问陶批语手迹

依山苗。未必胸中存垒块，隔花试把绿醅浇。

敢比先生五柳居，居然吾亦爱吾庐。于时语语社前燕，其乐融融濠上鱼。高阁夜看欧冶剑，小船春载米家书。题诗合与林泉约，记取他年赋遂初。

海岛孤擎旭日边，结庐早断俗缘牵。坐穿一榻心如佛，吟到三山句欲仙。茶灶水烹梅井月，药炉丹熬葛峰烟。缁尘濯尽沧波阔，回首燕云路几千。

这组杂兴诗写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岁在辛亥。此前一年，诗人中皇帝八旬恩科二甲三十一名（本专栏《鸿鹄传唱，历史上的“高考”揭晓时》有介绍陈庆槐所作《庐唱日口号》诗），是年诗人25岁，是同科97名进士中最年轻者。该榜榜眼洪亮吉、二甲第三名张问陶都是清诗坛名将，故有“多少诗坛老名士，

对自家居所满足与喜爱。一组杂兴，写遍诗人采兰、挖笋、踏青、烹茶、饮酒、焚香、看燕、访道、拜佛、观农、读书等家居春日好事，虽然意不在景，但也足以让我们窥见二百多年前的舟山春天。《借树山房诗草》中尚有《采桑曲》《风鸢诗》《春日饮蒋氏园亭即景》《暮春杂感》等诗，但因非写舟山，所以略去不提。我们再读一首《新春过东皋岭下梅花盛开》：

因君不敢小舟山”之说。

陈庆槐中进士后，于当年岁末请假回舟山，次年春家居，遂有此组杂兴诗，讲在家乡闲居时光。

诗中用典较多，如：锦堂珂里：“锦堂”指华丽的厅堂，代指富贵生活；“珂里”是对他人故乡的美称，典出《新唐书·张嘉贞传》，此处意指京华的富贵与虚名。

爱日心：指珍惜奉养父母的日子，语出扬雄所著《法言·孝至》“不可得而久者，事亲之谓也，孝子爱日”。

带犊佩牛：典故，《汉书·龚遂传》载，龚遂劝民卖剑买牛，卖刀买犊，安心耕作。

问字何人馈二鸱：“问字”典出《汉书·扬雄传》，记扬雄多识奇字，常有人携酒肴（“载酒”）前去问字。此句感慨无人与自己谈文论学。陈庆槐在《庐唱日口号》诗有“乡国难征献与文”句。

居然吾亦爱吾庐：化用陶渊明《读山海经》“吾亦爱吾庐”句，表达

野梅却具真性灵，敢于冰雪丛中生。春风欲来谁及觉，百花如梦君独醒。日昨偶从樵担见，折枝画笔开生面。铜瓶水净纸帐寒，购得昆山白玉片。榻来散步东皋东，故人道我春林中。繁英浩如星宿海，秀骨绰有神仙风。厥初谁造此花样，但有精神无色相。疑是万古诗人魂，散作天花一齐放。山前山后几家分，香雪迷漫路绝尘。逋仙自夸三百树，放翁忽现千亿身。城市买花争价值，好花一枝钱足陌。岂知造物不居奇，野人篱落寻常得。我来喜在蜂蝶先，饱看一日胜一年。不妨高阁群芳谱，睡过千红万紫天。

梅报早春来，虽然此诗所写的时节，可能稍早于当下，但也是写春色之诗，更兼是东皋岭下，明明白白，如假包换的舟山春色，所以便有阅读价值。“榻来散步东皋东”，“榻”，音qiè，有三个义项：离去、离开；勇武、雄健的样子；作发语词，无实义，在句首，类似“盖”“惟”等虚词。在这里，解为第三义项较合适。这首长诗通俗易懂，这个榻大概算是唯一的拦路虎。故人带着诗人，去树林中访一枝梅花，“繁英浩如星宿海，秀骨绰有神仙风”，想想就令人精神为之一振。那棵在皋泄山岙中一树繁花的梅树，不知道今日是否还在。那一缕芳香，从诗人的笔下，一直暗送到现在。

我们再来一首《新春过东皋岭下梅花盛开》：

图片由作者提供

朝花夕拾

普陀山现清代僧人师徒合葬墓

□尹海鹏 李晓庆/文 寂戒法师/摄

普陀山园林中近日发现了一座清代嘉庆年间古墓，墓冢上一棵古树参天生长，墓碑淹没在杂草之中。

经测量，墓碑长215厘米，宽50厘米。清理杂草、剥除碑面藤蔓后，可见碑体自右至左阴刻繁体铭文“大清嘉庆八年仲冬，药师堂上莲芳隆胜禅师寿域同徒学海能如禅师之墓，岁次癸亥福日书”，字体端庄大气，雕工遒劲，入石三分。原来这是清嘉庆年间药师堂上莲芳隆盛禅师与徒学海能如禅师的合葬墓。嘉庆八年即公元1803年，干支为癸亥，距今已223年。

莲芳隆胜、学海能如两位禅师之名为何有四字，因这两个名字都是典型的清代禅宗四字法号，即“道号/字+法名”，取名依据主要来自宗派字辈、佛法义理、修行期许，并遵循当时禅林的命名规范。

据考证，药师堂即今日之药师



殿，坐落于普济寺东侧、香华街以北（今药师殿弄19号），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天启年间重建，清嘉庆、光绪时期两度修缮，为普陀山重要祈福道场。碑文所载莲芳隆胜禅师及其弟子学海能如禅师，应为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药师殿僧人，具体事

迹未见于山志。翻看《普陀山大辞典》，其中有“普济寺圆房后有‘莲芳胜禅师塔’，毁于1958—1962年”记载。此莲芳胜禅师是否与莲芳隆盛禅师为同一人，尚待进一步考证。无论如何，仅从师徒合葬这一形制，可判定莲芳隆胜禅师及徒学海能如禅

师道谊深厚、法脉亲承，堪称普陀山僧团中一段佳话美谈。

此次发现的师徒合葬古墓在普陀山清代墓葬中极为罕见，兼具历史价值、文物价值与佛教文化价值，为研究清代浙东佛教史、普陀山寺院沿革及僧团制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佐证，亦是海天佛国历史文脉的珍贵见证。墓葬保存完好，未见盗掘痕迹，惟上有古木遮蔽、周有杂草覆压，亟待相关部门及时勘察，加强保护。

本版与市政协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
第1305期

来稿请发
zswb03@zsnews.com